

戏村

曹淑仙

有句民谣：“慈利有个小戏村，吹打弹唱样样行。”苗岭村位于三官寺土家族乡西北部，与武陵源山水相连。由于境内一条山岭形似猫状，得名猫儿岭。解放后，猫儿岭划归为三官寺乡的一个行政村，借用猫音简称苗岭村。该村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有水难存。春雨来临，不分昼夜抢水做田，有道是“养女莫放猫儿岭，半夜起来扯堰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地处偏远，经济落后的地方，却有着“戏村”之美誉，文艺联络延绵近百年。

很早以前，苗岭人就有爱唱山歌的习惯。劳动、谈爱、礼仪、出嫁、丧葬、上梁……，喜怒哀乐，无不以歌之。以歌传情，以歌会友，是他们生活的一种自然常态，不论男女老幼，出门就唱歌，见面就对歌：

“隔山隔岭又隔岩，唱个山歌甩过来。
接得到的是妙手，接不到的你莫怪。”

“这边唱歌那边对，你出交舖我出锤。
打破交舖我不管，打断锤要你赔。”

“叫我唱歌就唱歌，叫我撑船就下河，
唱歌不怕歌师傅，撑船不怕乱岩壳。”

苗岭人对歌，少有固定的模式和词句，而是因人、因事、因景、因时即兴唱和，随口编答，即“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1978年，全国开展民间歌谣收集整理，县文化馆在苗岭村收集的民歌多达百首。

上世纪初，村民自发组织起花灯班，开始演花灯戏。花灯戏具有鲜明的土家民族特色，曲调繁多，音韵优美，加之鼓、大筒、二胡等乐器伴奏，场面十分热闹，深受观众喜爱。苗儿岭的花灯出神入化，远近闻名，可表演《十劝》、《放风筝》、《拜码头》、《孟姜女哭长城》、《十二古人》、《八仙图》等几十个剧目。每逢春节，从大年初一到正月十五，沿村送喜送财，烘托出浓浓的节日气氛。红白喜事，各种庆典，更少不了请他们助兴。

由于三官寺与大庸近邻，大庸县协和、合作桥的阳戏班，常到三官寺一带演出。阳戏唱腔婉转，道白使用本土方言，通俗易懂，且大部分剧目是“苦戏”，百姓喜闻乐见。大庸戏班一来，张村请，李村接，一唱就是个把月，男女老幼皆“粉丝”，看戏的情景不亚于鲁迅笔下《社戏》。一些“追星族”，废寝忘食跟着戏班赶，更有个别年轻妹子，因戏生情，跟着演员私奔。

苗岭人看戏更是走火入魔，看着看着，觉得不过瘾，干脆自己办个阳戏团，请来大庸的陈金川、李玉芳等师傅传艺。唐吉祥、唐承才、唐方梅、吴愈球、唐吉汉、唐吉富、吴远恕、吴次元等“生旦净丑”脱颖而出。《紫金杯》《郑德云上四川》等大型剧目登台亮相。自此，土生土长的苗岭阳戏团，年复一年，活跃在慈利后河的山乡。

有一段岁月，传统戏曲被视作封建糟粕，打入冷宫。苗岭人只好跳“忠”字舞，唱样板戏。1978年，改革开放，文艺迎来“百花齐放”的春天，苗岭村恢复阳戏团，并吸收了一批年轻新人，队伍扩大到30余人。

剧团很快得到县文化局的重视和支持。公社文化站以此为契机，一面选派唐平等青年骨干走出去，到县文化馆培训学习；一面将县文化馆的戏曲专干满益丙、满益凡、郑福贵老师请进来，现场辅导，大大提高了剧团的业务素质。先后排练出《双乔装》、《哑女告状》《桃花装疯》《生死牌》《秦香莲》《泪撒相思地》等四十个剧目。1982年10月，慈利县首届艺术节文艺汇演，苗岭剧团参演的《风雪配》获第二名，唐平、陈贵芬、吴远恕获优秀演员奖。同时，剧团巡演创收，以团养团，足迹遍及慈利、桑植、永定、常德、湖北部分乡镇。

随着电视、网络的普及以及外出打工潮的兴起，传统戏曲市场萎缩，许多专业剧团都难以维继，苗岭剧团的生存面临危机。但这片多情的土地，赋予文艺无限的生命力，睿智的苗岭人与时俱进，随风而行，转而结合小戏小品歌舞综合表演，依然活跃于这一片广阔的舞台。

没有丰厚的物质基础，没有强大的后盾支持，苗儿岭这一罕见的文化现象，为什么能经久不衰？归根到底，靠的是一代代人执着追求，人们像耕种庄稼一样耕耘这片精神家园。老一辈的几位团长吴友元、吴丕成、吴远恕，任劳任怨。七十多岁仍与剧团一起奔波，上山下乡，肩背手提，徒步跋涉，台上台下，一人多角。继任团长唐平，40多年如一日，默默坚守。他多才多艺，吹打弹唱，编导表演样样皆能。由他创编的《老古董》《土地告状》《三官寺堂客话今夕》等节目，很有现实意义，获观众一致好评。表演唱《劝君莫买阿胶》在省电视台播出，《赶场》获全省小戏小品比赛银奖，张家界日报专访报道《土导演唐平》。2000年后，唐平带领剧团部分演员深入景区，为旅游服务。李瑞环、李铁映、田纪云、邹家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在武陵源黄龙洞民俗风情馆、张家界土家风情园观看过他们的节目。

不为钱财，不慕名利，苗岭人热爱生活，乐观向上，知足常乐，人人天生具有艺术细胞，会说话的就会唱歌，会走路的就会演戏。农忙务农，农闲唱戏，自生天成，晚上排练，没有演员大家上，缺乏资金众人凑，再苦再难，歌声不能断。随着苗岭人的生活越来越美好，这一朵盛开在茅花界下的文艺奇葩永不会凋谢。

魏巍麂子垭

□郭文华

生我养我的地方叫麂子垭！

记得有一次我患蛔虫病，到傍晚还未停，母亲把我背在肩上，送我去乡医院。当时从家到乡医院有15多公里，中间要翻越一座山麂子垭。

麂子垭山顶上有块石头，非常像一只正在张望着的麂子！传说它“吃”二坪（大坪村、小坪村）食物，麂子的“屎”落在老家，故老家在民国初期，出现三户大富人家，他们开设染坊、酒厂，生意兴隆。

老家被群山环绕，在麂子垭对面的东隅叫作“枇杷湾”，也叫琵琶湾，这里漫山遍野的枇杷树，在四月间挂果，枇杷香飘满山岗。琵琶湾山顶一角有一块空旷荒地，这就是大名鼎鼎——天南书院，我的祖父在这里读了12年书，“高字头、李子脚、陈家孙子跑到右边坐”，字谜就是“郭”，这是祖父说给我听的，他考秀才诗词最后一句“天门山上彩霞丰，白云朵朵贵碧松”“当日问言鬼谷子，归去已来溢芳丛”。祖父给我讲过他写的许多诗句，可惜太小记不完整。他的毛笔字让人叫绝，他写了许多碑文，至今在他埋葬的地方还能见到他的字迹。

麂子垭南麓的大山叫轿顶山，据说一

位读书人路过此地，因为一名轿夫摔倒，结果变成轿顶山。站在麂子垭远远望去，分明那个轿子断了一个“腿”轿子停在那里，不知什么时候修好，继续抬轿出发！以前轿顶山石头可以烧石灰，许多人在这里谋生，还有许多人拾路边掉落的石灰。烧石灰可以赚钱，当时是家乡最繁华的地方！我父亲带着2个姐姐，也来到这里烧石灰，一干就是2年，还清家庭所有外债，供我读小学、初中。

麂子垭山前后几十里，没有人家居住，与麂子垭山紧紧连在一起的大山，村里人叫竹榔岗，外面的人叫田儿界，那个年头也是藏有豹子、豺狼的地方。村里林场设在那里，植被茂盛，同时，也阴森森。每当经过这里，让人毛骨悚然。有一次，妈妈背着我刚上一条小路，来到一段田埂上，几只像白色狗子一样的野兽，从田埂另一边迅速跑来。这时，妈妈连着大声怒吼“打一死一它”！“打一死一它”，声音在山谷里回荡！我也跟着妈妈大声朝着野兽方向吼叫，一是驱赶野兽，二是为妈妈壮胆。那时，我一直帮妈妈怒吼，我的勇敢伴随着妈妈走过麂子垭。

为修建进村公路，人们在麂子垭打通一道深深地沟，进村公路从这条沟通过。如

今母亲近90岁，她虚弱身体仍显露一种坚强和勇敢气势，流露一种精神力量！“我们修通这条路，就时靠勇气硬干的，一锤一锤地挫，一锤一锤地打！”

麂子垭，有一群淳朴的寨民。我的二叔终身未成家，也不识字，一生没出过远门，死后葬在公路边斜坡上，他对我关爱有加。那个时候我读大学经常饿肚子。读大学时，我只交一年学费，过后每年学费就一直拖欠着！父母是农民，每月我需要生活费，父母东拼西凑，每天我只吃一餐，盼望早日毕业参加工作！有一次，我邀请二叔来我读的大学瞧一瞧，他非常高兴。在上火车之前，我发现他抓一小石子放在口袋里，火车在山洞穿梭，4个小时后，我们到了我的大学，进学校门时，他看了又看校门对我说，今天我们坐火车来，共钻了48个山洞。第二天我送他回去，他把身上仅有的200元给了！我望着徐徐离开的火车，知道二叔是空着肚子离开！

爷爷、奶奶、父亲、二叔已经离我而去，而麂子垭是我一生难忘的家园。

祖先歌舞（组诗）

□谷俊德（白族）

仗鼓舞

我的爷爷，持一根仗鼓
帅成一个威风凛凛的将军
在旷野里行走 千军万马嘶吼
一双跳舞的手，伴随一双大脚
踩醒村庄的梦，张开胸脯
一把铜锣，等待晨光出征

海螺的低吟，那是雄浑的音乐
土号的绝唱，那是悲壮的伴奏
仗鼓啊，我是大山的脊梁
承载祖先的灵光，跳舞
我的身躯，伟岸成一棵参天大树

顺拐，拐出民家人敢于拼搏的个性
屈膝，收集白子们粗壮宽厚的颤音
下沉，弯下结实的身板向大地深吻
悠放，汇集出一首米饭的歌谣

丰收的稻谷，一堆一堆，挽着跳舞的手
冒烟的火把，一根一根，牵着舞者的魂
燃烧的激情，捧起火红的脸庞
我是苍山洱海的一粒粟米
在民族团结的歌声中喂饱乡音

本主

在白乡的村寨，本主被捧成爹娘
在一个熟悉的日子，敲锣打鼓
庞大的出巡队伍，抬着祖先的雕像
探出头，在泥泞的村道上张望

是谁曾挽救了村庄的生灵
是本主均万，从战士到将军
是谁曾带领村民，踏破侵略者的寨门
是本主永和，被朝廷授予昭武将军
是谁曾守护庄稼，丢掉自己的性命
是本主刘猛捉蝗虫，从将军到农民

本主在村庄，拥有祖先的分量
村庄的梦中，本主总能搭上腔
一段段红绸，记录祖先的仁德
一次次出巡，张扬民族的力量

本主啊，我的根在大地里生长
我的血脉，灌注了本主的基因
本主啊，我们游神感恩你的功绩
在每一个熟透的日子，载歌载舞
磨炼出一个民族坚忍不拔的秉性
本主啊，你把村庄高高地托起
你用高洁的心灵，焐热村庄的每一个早晨
村庄把你托举得很高很高

地虎凳

八百年前，我的祖先从大理来，寻找家园
一只老虎，趴在山洞，一跃而起，打翻一条板凳
老虎多灵性，爬在板凳上，板凳就灵动得像老虎
老虎翻滚的每一个动作，都勇敢，无畏，洒脱，迅猛
老虎翻滚的每一个细节，都浪漫，轻快，灵敏，飘逸
老虎用高贵的悟性，教化村庄，人和大自然相处和谐
老虎的聪明与友善，与村庄结伴，村庄从此幸福安康
村庄是老虎的靠山，老虎是村庄的教练

老虎回头，绿水青山寨子美
老虎摆摆尾，人好水甜土地肥
老虎翻翻滚，虎气腾腾歌声响
老虎跳跳洞，化作春雨护家园

地虎凳啊，你是老虎的伙伴
太阳光啊，你要时时散发温暖
让老虎与村庄，在灶门口团聚
看啊，老虎和村民同坐在一条板凳上
守护家园的火种，载着和平的乐章
在丰收的季节里，跳舞歌唱

地虎凳啊，你把习俗变成舞蹈
舞蹈换成武术，斗酒，斗拳，斗凳
站在省级非遗的名录上，每跳一步
文明的薪火，好香好香

民家腔

妈妈的口语，走不出桑植话的俗套
妈妈背上的行囊，爱用民家腔呼喊
我是民家腔喂大的孩子啊
没有这种地道的语言，我几乎活不成

民家腔，脚山寨，有好多年
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有多少词汇
只知道，他拖住了乡情的颤音
给村庄打上了白族的烙印

民家腔啊，你可认得一个流浪的嗓音
那些年，爹爹的民家腔，烂在肚子里
受尽了苦难，却让土语脱口而出
我的民家腔，带着苍山洱海的血脉
我流动的每一滴血，从母语的胸腔里猛窜
缺少高傲的眼神，唯有熟悉的语音
烤热游子的灵魂，唤醒白乡的炊烟

民家腔，我的母亲，你是水稻拔节的声音
民家腔，我的父亲，你是大地拥抱世界的倩影
民家腔，我的兄弟姊妹，你成就了我们一家亲
民家腔，我的爱人，我紧紧拥抱着你
在五十六种语言汇集的强音中，给世界一抹暖色的彩虹

迎秋

祖父蹲在田埂
听稻穗把阳光缝进金箔
稻草人肩头褪色的红绸
是二十年前系的
那年虫害凶 祖父说
“红能镇邪 谷能安身”

祖母摘棉的头巾掠过田垄
惊起的蚂蚱 翅膀闪着
棉絮一样的白
枣树下 小侄女把红绳
系在最沉的枣子上
“熟了要喊我 像奶奶喊你回家”

芝麻秆抖落的黑珠
溅在烟袋上
祖父猛吸一口 烟圈漫过豆田
炸开的豆粒蹦成琥珀
每颗都藏着他说的理
“春播时弯的腰 是秋收时直的背”

赶秋

三叔公把铜铃系在稻草人颈间
晨露凝在香案 三炷香斜插田头
烟缕缠着稻穗打了个结

他摸出红布包——太爷爷传下的谷种
“先敬土地三分礼 再求穗子沉三分”
三叔公举着酒碗蹲在田埂
酒液泼在犁铧 溅起的水珠里
晃着他新刻的木牌 “风调雨顺”

刀痕里嵌着去年的谷壳
“机器再灵 不如老规矩懂庄稼脾性”
大婶撒风仙花汁糯米时
小侄孙跟着她却把米粒喂了麻雀
“它们也帮着啄虫呢”

远处敲锣声起 红绸在风里翻卷
一头拴着长辈的仪式
一头拴着刚灌浆的谷穗

望秋
竹梯斜靠晒场 三婶正清扫场地
金浪在木耙下铺开 像给大地铺了层锦
她数着竹席上的玉米粒——
和去年一样多 却比去年沉半分

三叔公蹲在检修的收割机旁擦刀片
反光里 映出他磨了三十年的镰刀
“机器快是快 哪有镰刀懂得谷子的心情”

王大爷把柿饼摆成月牙形
白霜刚漫上边缘 他给孩童递了颗
“霜降前收的才滋蜜 就像人
早备着甜 才经得往后的寒”

晒场边的谷仓门虚掩着
风溜进去 卷出几声空响
像在等满仓的谷粒来填空

收秋
镰刀咬断稻秆的脆响
惊醒了田埂上的蟋蟀
三叔弓着腰 草帽沿的汗滴
砸在稻穗上——和祖父当年的姿势
一模一样 “稻子越沉 人越要弯腰
这是敬土地的礼”

收割机的铁臂卷走最后一片金浪时
捆稻人正用草绳勒紧黄昏
扁担压出的红痕里 晃着一担
会发光的新谷

拾穗的鸟 把漏在田埂的谷粒
塞进嘴里 一趟又一趟
比收割机还忙

摘棉女的指尖沾着云的碎屑

秋之丰（组诗）

□龚国伟

漏在地里的棉桃咧着嘴
藏着句悄悄话 要等春风来时
说给新抽的棉苗听

听秋
暮色漫过谷场时
脱粒机先哼起老调
谷粒撞在铁桶上 叮叮当当
数着收成

墙角的蟋蟀调弦
比《诗经》里的“七月在野”
多了三分烟火气——它们筑巢三年
早认得母亲添柴的节奏

纺织娘的唱腔浸了露水
混着稻浪的沙沙声 “谷穗低头时
最懂风的柔柔”

母亲拍玉米圆的声响比月光轻
麻袋里的稻谷打着鼾
像父亲酒后的呼吸
她喃喃自语 “听着这动静
冬夜再长 也有底”

纺织娘的唱腔浸了露水
混着稻浪的沙沙声 “谷穗低头时
最懂风的柔柔”

母亲拍玉米圆的声响比月光轻
麻袋里的稻谷打着鼾
像父亲酒后的呼吸
她喃喃自语 “听着这动静
冬夜再长 也有底”

母亲拍玉米圆的声响比月光轻
麻袋里的稻谷打着鼾
像父亲酒后的呼吸
她喃喃自语 “听着这动静
冬夜再长 也有底”